

金光灿烂

■蕉凡洪

灿灿的花，满脑子回荡着“嘀嗒”“嘀嗒”“我参军啦”“我参军啦”的美妙声响。边长途行军，边严格训练的生活开始了。排长和班长一面教他军号的吹奏方法，一面给他讲那些与军号一样明亮的道理，“军号是号兵的武器，它上通天，下动地！”“气为号魂，当号兵要有底气、志气、勇气和豪气！”

有一天，班长给每个战士发了一小葫芦白酒。南启祥想，当兵可真好，不但管饭，还给酒喝。他不由分说仰脖子就是两口。这一举动恰巧被排长看到了，平时温暖如春的排长突然向他发了火：“南启祥，瞎胡闹！这酒是喝的吗？”南启祥一股酒气晕上头，心想这酒不是喝的喝的吗？排长望着他懵懂的眼神，把他拉到了一边，语重心长地说：“小南啊，这军有军纪，号有号谱，绝不能乱了规矩、滥了调。号兵发酒是擦拭军号用的，军号要经常清洁保养，不能让它有灰尘、细菌，更不能让它生锈。我们手中的军号不是一般的家伙，握起军号不但握着官兵的性命，还握着我们这支队伍的政治生命啊！”

排长的话就像他发出的号音那样响彻心底，南启祥再拿起军号时，便感到了沉甸甸的分量……他明白了：军号是用来指挥部队的，吹号的人首先要听指挥！从此，他一举一动跟着老兵的样子做，把上级首长讲的各种道理都像号谱一样记在心头。在团部担任炊事员的父亲有一天来看他，问：“黑子，在连里怎么样？能跟上趟儿吗？”南启祥突然挥起军号说：“爹，您别再‘黑子’‘黑子’的，我现在是红色革命战士啦！”“噢，对！南启祥同志，让爹看看军号。”父亲刚要伸手，南启祥却把军号背在了身后，说：“这您可不能乱动，这是我的武器，军号里装着我的性命，也装着部队的生命哩！”

父亲望着这个精神抖擞的儿子加战友满意地笑了，走时嘴里还哼着“嘀嗒嗒”的号曲儿。在上百种号谱里，在无数次吹奏中，南启祥最激动、最兴奋的是吹冲锋号。那是血与火的交迸，那是雷与电的击炸，那是江与河的倾泻，那是天与地的翻覆……在淮海战场上，在渡江战役中，他和战友们一次次吹响冲锋号。他

所在部队以摧枯拉朽之势一直从徐州打到福建莆田，成建制地歼灭敌人，小山似的缴获武器。但部队也付出了沉重代价，淮海战役，原来4000多人的一个团锐减到1000多人，他所熟悉的各营连号手许多都倒在了那冲锋号的余音里……

一天，部队休整。父亲揣着一个铁盒罐头来看他：“启祥啊，这是团首长奖励我的，你打仗立了功，我把它奖给你！”南启祥不要，父亲硬是塞给了他。父亲说：“部队马上就要打仗了，这玩意儿叫午餐肉，吃了长精神，你要使劲给部队吹号加油啊！”

那天，南启祥把军号上散发着油烟味的父亲送出很远，心中还响起了一种仪式号的号音……他曾看到过工作中的父亲，一个人在烟熏火燎的锅炉旁忙得满头大汗；他也曾碰到过行军中的父亲，肩上挑着炊具，还背着一个磨豆浆用的小石磨。送别那一刻，他忽然有种特别的庄严感，他亲爱的父亲是一位令人尊敬的老兵！

在嘹亮的军号中，部队从祖国的大东南又向西西南进军。趁打仗间隙，南启祥几次跑到团部去看望父亲，但都没有见到父亲身影。

部队跋山涉水，走了很远的路，打了很多胜仗，他这个全团年龄最小的战士从没掉过队，并圆满完成了任务，连团长都夸他是顽强的小鬼。但他最想见的父亲却一直没来看他。他不止一次地向排长说：“您有我父亲的消息吗？”排长总是说：“你父亲去执行特殊任务了，在后面的队伍里……”

通信连司令排随团首长机关的指挥联络保障任务，也担负着为各营连培养储备号手的职责，哪个单位的号兵调动工作或战场“光荣”了，司令排马上要有过硬的号手补充上去。在一个夕阳如血的傍晚，排长把南启祥叫到一处山坡上，郑重地说：“南启祥同志，上级决定派你到82迫击炮连任司号员，这既是对你的信任，也是对你新的考验！”南启祥紧握军号，感到它如眼前的大山般沉重。虽然是号兵，但是他要单独执行任务了！在军号的滋养中他长大了，一股撼山之气涌满胸膛：“请排长放心，我坚决完成任务！”

代表的革命斗争精神。

独立团活跃在湘赣边一带，连战连捷，威震敌胆。1929年春，红四军、红五军相继离开井冈山革命根据地，敌人加大清剿独立团。在一次激战中，贺国庆英勇牺牲。临终前，他把这支枪交给了身边的战友。

一支枪的发展过程，证实了毛泽东提出的“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的科学论断。1938年，由莲花一支枪发展起来的武装部队，一部分加入红六军团，经过长征，到陕北改编为八路军；一部分留在湘赣边界坚持斗争，后来改编为新四军继续北上抗日……

新中国成立后，原总政歌舞团和江西省京剧团等文艺团体创作排演了与莲花一支枪相关的剧作。

半个多世纪后，毛岸青与邵华来到莲花县追寻父亲毛泽东的革命足迹，瞻仰了“莲花一支枪纪念馆”，参观了父亲故居，聆听了父亲高瞻远瞩、力挽狂澜、引兵上井冈山的故事，挥毫写下：莲花一支枪，美名传四方。昔日打江山，今天保家乡。

大厅右侧展柜中的那支“俄国造”步枪，就是当年贺国庆冒死保存下来的。虽经岁月打磨枪栓近90年未拉动过了，然而，它依然色彩鲜艳，像个战士，时刻保持冲锋状态。似乎只要一一声令下，随时可以向敌人射出怒吼的子弹。

青山绿水(中国画)

吴广作



长征

第 4562 期



太岳军区司令部

走进太岳军区司令部，坐在当年的马灯、大刀、炕席、标语中间，坐在日本鬼子尖利的牙齿中间。

坐着沉默。历史的乌云积聚在这十几孔空洞的上空，准备下雨。

坐着，思考1940年到1942年的抗战形势——顺着陈康司令员的思路思考。

思考德国、苏联、日本、美国；思考延安、重庆、太原；思考太行山脉作为掩体的弯曲程度，思考太岳山天然的坚固与沁源人民抗战到底的坚强！

我看见陈康司令员站了起来，从通信兵手里接过电报：决死一纵队又一次突围成功！

我跟陈司令员一起抬头看天，果然，天上乌云散了。

那把马刀的刀刃缺口处，渗出了鬼子的血。

历史依旧有铁锈，也依旧有颜色！

沁源围困战纪念馆

这才知道什么叫真正的同仇敌忾，这才知道什么叫八万人的咬牙切齿！就让鬼子占领一座空县城吧，把最后一袋麦粒带走，把所有的水井填死，就让鬼子举着膏药旗在孤零零的炮楼里做乌龟吧。

八万沁源人愿意遁入森林做野兔，做刺猬，做穿山甲；他们可以办“崖底小学”，可以组织“山头集市”；他们用牙，用剑，用土雷，用九节钢鞭，日夜出击，教训那些胆战心惊的敌人。

老人捻雷绳，女人小孩碾炸药，民兵凿地雷——太岳山每块石头都会爆炸。

一朵最娇柔的野花，可能就是一条引信。

整整30个月，终于，把鬼子炸走、轰走、逼走。看看延安《解放日报》的头版标题吧：向沁源军民致敬！想这个不寻常的问题吧：八万沁源人都是战士，无一奸奸！

三线记忆展览馆

既然一声令下，那就嘛也别说，

沁源火炬

■黄亚洲

带着满脑袋的曲线、公式、电容与电阻的串联图，带着满身的青春甚至青春痘，带着理想、热血、口琴乃至初恋；甚至，来不及跟天津与北京好好说声再见，就一头扎进了太岳山，在松树与桦树的中间，摆下床头柜，拧开月亮。

在森林里支起机床，并不去数脚边窜过几只野兔；马达彻夜轰鸣，与野猪的惊奇此起彼伏。

小组会发言，全是革命、祖国、备战、奉献；下班打球，一个远距离投篮，有时候就击中了云雀。

搪瓷碗，盛满沁源的庄稼；牙缸杯，咕咚咕咚全是沁河；今天我观察黑白照片上那些不倦的笑容，还能听见当年山风的凛冽。

记下当年的厂名吧：4542厂是卫华仪器厂，1010厂是长虹机械厂，1013厂是沁河机械厂，1027厂是东升器材厂，1018厂是晋东器材厂，1011厂是人民器材厂，1029厂是开滦线材厂。

写下这些严肃的厂名，我却已经热泪盈眶：太岳山至今郁郁葱葱，这都是当年的青春染的吧？沁源满山鸟鸣，都是20年的轰鸣留下的余音吧？

三线，其实就是中国的第一线！“嘛也别说了”的城市年轻人，其实，全是中国人尖刀班的勇士！

中国各个年代，都有这样一批勇士。他们投来的一只远球，至今，在我心间的篮板上，砰砰作响。

记忆

怀念，传递精神能量

那天，83岁的老兵南启祥以标准的号兵姿势，演示各种军号号谱的吹奏时，我们分明看到了金光灿烂的色彩，听到了一种红色生命的呐喊。这色彩和呐喊带着澎湃的思想、强劲的脉搏、勇敢的性格、深邃的思想，穿过历史的硝烟向我们奔来……

1936年3月，南启祥出生在黄河岸边一个叫临濮集的村子。从记事起，他两耳就灌满了飞机炸弹的轰鸣、河水泛滥的呼啸、孩子饥饿的啼哭、大人穷困的叹息。12岁那年，村里突然开进一支队伍。他们给村民打水、扫院子，有时还送来吃的。更神奇的是有人身上背个黄喇叭，金灿灿、亮晶晶，每当它发出“嘀嗒嗒”的声音，队伍里的人就飞快地集合站队。

一天，在外面给有钱人做饭自己却吃不饱肚子的人，突然回家扯起他去找队伍。部队上的人了解到这个黑瘦的汉子苦大仇深而且有做饭的手艺，立即答应了他参军的要求，但父亲提出要把儿子也带上。人家一看这孩子还没一支长枪高，直摇头。父亲就领着找到队伍中最大的官——团长，父亲说：“求您把孩子收下吧，她娘病死了，他留在家也得饿死。”南启祥也露出渴求的眼神，瞅着这位威风凛凛的大官。团长和蔼地笑了，对旁边的人说，让这位老同志到团部任炊事员，送这个小鬼到司令部当司号员。接着又说，我们团增添了一对父子兵，好啊！

12岁的南启祥和父亲南永安就这样成了中原野战军一纵二旅五团战士。

那支红色的枪

■李根萍

回望初心

幸福之根，复兴之源

莲花县地处江西西部，罗霄山脉中段，井冈山北麓，与湖南茶陵、攸县交界。历史悠久、人文鼎盛，素有“百年红县”之美称。

“一朵花、一支枪、一道菜、一个老阿姨”，是莲花县闻名于世的地方名片。“一朵花”就是莲花；“一支枪”是革命时期莲花县保留的一支红色火种；“一道菜”是闻名全国的莲花血鸭；“一个老阿姨”是被习总书记接见和高度评价的全国道德模范龚全珍。

出于军人职业特点，我对“一支枪”产生浓厚的兴趣。进莲花县城穿过解放街南路，老远就能见到“莲花一支枪纪念馆”，在初夏的阳光下特别显眼。

踏进纪念馆，一股浓郁的历史味道扑面而来。为一支枪建个纪念馆，可能是中国唯一的一家。

时光拉回到92年前，蒋介石撕下面具，挥起屠刀，在上海发动反革命政变，迫使各地工农武装力量缴枪。全国上下黑云笼罩，群山环抱的莲花县也未能幸免。血腥屠杀和镇压并未吓倒革命者，总有一些革命的火种会有幸保留下来。当时莲花县农民自卫军有60支枪，却仅有一支枪被共产党员贺国庆冒死保存了下来。

贺国庆祖籍湖南攸县石桥乡人，为生活所迫，从小背井离乡。后被一位叫贺承茂的老人收为义子，改名贺国庆。他在义父照料下成长，练得一身好武艺。他积极向党组织靠拢，加入了莲花县农民自卫军。在一次战斗中，贺国庆身先士卒，第一个冲上城头，从敌人手中缴获了一支步枪。为奖励贺国庆，农民自卫军决定把这支枪交给他保管使用。

面对严峻形势，贺国庆深知有枪才能闹革命。保枪就是保火种，保政权。容不得多想，他一口气将这支部队拆成三部分，分别藏在贺家祠堂、凤尾树下、龙山岩里。后来形势更加严峻，贺国庆离开莲花县，把枪秘密转移到老家湖南攸县石桥乡一个窑窖中。

那些日子里，尽管四处笼罩在白色恐怖下，可贺国庆执着坚定的革命信念：“天下最大的烈火，往往是由最小的草根引燃。相信总有一天，这支枪能为革命做出更大贡献！”

贺国庆藏枪的事被靖卫团丁获知后，开始疯狂地搜捕他。找不到贺国庆，就抓来贺国庆的义父贺承茂和弟弟贺国强。用尽酷刑后，贺承茂与贺国强仍只有坚硬的一句话：“不知道！”气急败坏的靖卫团总将老人活活烧死后，对着贺国强连开数枪。一日之内，义父和弟弟相继被残忍杀害，贺国庆痛不欲生。可这个铁打铜铸的汉子没有被吓倒，更没有动摇保存好这支枪的信念。

时光可以让一个人老去，却不能让一支枪消退斗志，更不能让一支枪忘记使命。

1928年1月的一天，莲花县委负责人陈竞找到了贺国庆，告知他一个喜讯。原来毛泽东率工农革命军在井冈山建立根据地后，在茅坪象山庵召开了会议，指示各县迅速开展武装斗争和土地革命。

“终于等到这一天了！”贺国庆听后激动不已，含泪献上了自己和亲人用鲜血与生命保存下来的枪。

他们这支枪多次打胜仗，迅速扩大了革命武装。在一年时间里，赤卫队发展成为红色独立团，由陈竞任团长，贺国庆任一连连长。这时，由原来的一支枪也发展到了200多支枪。

“枪杆子里面出政权”！毛泽东获知莲花县保存了一支枪的故事后，给予了高度评价。后来他在《井冈山的斗争》一文中，充分肯定了莲花一支枪所

代表的革命斗争精神。独立团活跃在湘赣边一带，连战连捷，威震敌胆。1929年春，红四军、红五军相继离开井冈山革命根据地，敌人加大清剿独立团。在一次激战中，贺国庆英勇牺牲。临终前，他把这支枪交给了身边的战友。

一支枪的发展过程，证实了毛泽东提出的“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的科学论断。1938年，由莲花一支枪发展起来的武装部队，一部分加入红六军团，经过长征，到陕北改编为八路军；一部分留在湘赣边界坚持斗争，后来改编为新四军继续北上抗日……新中国成立后，原总政歌舞团和江西省京剧团等文艺团体创作排演了与莲花一支枪相关的剧作。半个多世纪后，毛岸青与邵华来到莲花县追寻父亲毛泽东的革命足迹，瞻仰了“莲花一支枪纪念馆”，参观了父亲故居，聆听了父亲高瞻远瞩、力挽狂澜、引兵上井冈山的故事，挥毫写下：莲花一支枪，美名传四方。昔日打江山，今天保家乡。

大厅右侧展柜中的那支“俄国造”步枪，就是当年贺国庆冒死保存下来的。虽经岁月打磨枪栓近90年未拉动过了，然而，它依然色彩鲜艳，像个战士，时刻保持冲锋状态。似乎只要一一声令下，随时可以向敌人射出怒吼的子弹。

青山绿水(中国画)

吴广作



长征

第 4562 期

风雅颂

情至心处诗最美

红田

■胡明桥

一个悲壮的故事，深深嵌入大山的胸膛三百名硬汉高昂起头颅面对敌人的刀枪，用年轻的血向党，做出最壮烈的表白走近红田，如走近庄严肃穆的圣殿心弦倏地绷紧，因为每一个视角都可让我鞠躬，生出无尽景仰因为，每一丝记忆都能让我攥握出颤抖的愤恨

龟裂的田地上，仍可见如水的鲜血渗出汨汨的悲壮沉寂的山野，仍可听到如雷的吼声侧刀下的愤懑，振聋发聩三百个不屈的魂，如三百棵刚直的青松卓然而于天地间，叶如剑，枝若枪不媚不愧不屈不卑，举起中国革命史中，史诗般悲壮雄浑的伟岸

